



作家说

笛安:80后也到了回味前半生的时候

作为80后作家代表之一的笛安，以描摹都市人群的生活见长。《亲爱的蜂蜜》讲的是单亲妈妈的爱情，以及大人跟小孩之间的关系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不久前，笛安出版了长篇新作《亲爱的蜂蜜》。书中有单亲妈妈崔莲一与熊漠北的爱情，也有熊漠北与崔莲一女儿成蜂蜜的友谊。成蜂蜜，冲天辫、苹果脸、小胖手、阿拉蕾的大眼睛，但笛安的女儿从不承认小说主人公身上有自己的影子。

母女俩同时在家的时候，冲突是必然的。她上网课我就没有办法工作。其实从她出生以来，我真正能有点工作效率的是她晚上睡着了以后。笛安曾被问到如何平衡养小孩和写作之间的关系，她的答案是：平衡不了。人生中有一些事情，没有平衡，只有取舍。

作为80后作家代表之一的笛安，以描摹都市人群的生活见长。转眼间，80后也到了可以回味自己前半生的人生阶段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的上一部长篇《景恒街》，当时你说那是一个成年人谈恋爱 的故事，那《亲爱的蜂蜜》是一个什么故事？

笛安：依然是成年人谈恋爱，会有成年人的躲闪、权衡，但比《景恒街》的氛围更温和。任何东西都是需要时间去消化的，我刚刚当妈妈的时候，并不知道在小说里要怎么写一个孩子，后来才慢慢知道了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成年人的恋爱是不是那么轰轰烈烈？

笛安：我年轻时就这么想，20岁出头的时候，觉得一堆30多岁的人能有什么劲；甚至觉得一个人40岁了，那得是黄土埋半截了吧！

但现在不这么想了。我身边很多朋友，40岁以后依然发生了一些蛮有意思的故事，甚至比他们年轻时的故事还要复



笛安

杂。他们经过前半生的人生经历后，选择了另一种表达方式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写都市男女情感生活的小说，似乎很少以孩子为中心，《亲爱的蜂蜜》为什么选择以孩子为起点？

笛安：其实我们身边有挺多这样的人：30岁出头、单身、带一个小孩、正在谈恋爱。孩子会不会给他（她）的恋爱带来一些困难？那是另外一个话题。我只是想说，一个有小孩的人，他（她）依然是需要谈恋爱的。我就想写这样一个人的故事。

我要写的也不是母职和现实撕扯的故事，我想写一个小朋友和她妈妈的男朋友是如何相处的，想写大人跟小孩之间的友谊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孩子的参与会让男女之间的情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

笛安：在日常生活中，单亲妈妈没必要把所有人介绍给自己的小孩认识。如果只是约会吃饭，可能不需要，但如果想把关系发展下去，就需要让他认识自己的小孩，让他俩慢慢熟悉。这时候，小孩就成为一个必须要考虑的筛选因素。这是一种本能。

接下来，他俩认识之后，事情就会更

复杂。如果我的小孩跟对方建立了感情，我该怎么办？这比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还要复杂。所以，崔莲一说，如果你们已经很熟了，我跟你又分手了，这对蜂蜜来说不是不公平吗？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孩子会如何影响你和你的写作？

笛安：当你看着一个小孩长大，经历生命的不同阶段，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，比如，让我回想起我的童年。小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使命，就是会让养育他的人重新再长大一遍，让你有机会重新思考自己所有的过去。

我没有认真思考过，孩子对我的写作有什么影响。我也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母亲了，写东西就收敛一点。但我身边特别多人，包括很多读者，跟我说，你当了妈妈以后写的东西，跟以前相比变化非常大。也许旁观者的观察会更准确一些。

只能说，也许是我对小说、对文学的审美，从20多岁到现在，随年龄而改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小孩是其中一个经历，像一个催化剂，与年龄叠加后，反映到了写作中。有的读者说，更喜欢 龙城

解密 大漠隐士 段文杰的敦煌人生

生：我的父亲段文杰》，让更多读者开始了解敦煌守护史上，这位极其重要的老先生。

1942年，25岁的段文杰还是国立艺专的学生，在重庆参观了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画展 和张大千抚临敦煌壁画展览 两场展览后，决心去敦煌看一看。

1945年7月，段文杰与国立艺专杨浩青、程艾母、郭瑞昌3名同学相约去敦煌看看。带着借来的一点路费，他们搭乘一辆拉货的卡车驶向敦煌，路上又换了一辆客车，不曾想，客车出了故障，翻车了。他们只好改坐汽车，断断续续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兰州。

刚到兰州，就听说敦煌艺术研究所要被撤销了。段文杰在兰州遇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，常书鸿说：现在有人要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，我这次就是要到教育部去落实一下。我主张还是要办下去的，我去活动活动，如果继续办，我就回来。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，你不如留在兰州等候消息，等我回来再一起去

敦煌。

同行的杨浩青、程艾母、郭瑞昌3人，听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的消息，看到敦煌的画家纷纷东归南下后，就改变了主意，准备回到南方，并邀请段文杰一同去南方教书。

段文杰没有离开。他在兰州找了一份临时工作，给人家写职业介绍信，挣点工资，养活自己。住集体宿舍，睡木板床，用水自己到黄河边去挑。后来也利用自己的专业，画一画壁画，拿一些稿酬。

半年过去，常书鸿终于回来了！他们拼命挤上一辆卡车向敦煌进发。经过几天的颠簸，段文杰终于到达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。

一把行李放下，段文杰顾不上整理和休息，就直接向洞窟走去，他急切想看看洞窟内的古代艺术作品。穿过一片银白杨、钻天杨和榆树组成的树林，走到崖畔洞窟前，首先入目的就是那座依崖而建的九层楼大殿，里面是一座巨大的佛像。

段文杰说：我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，精神上饱餐了一顿。

三部曲 时候的你，也有读者说，更喜欢现在的你。可能我现在的文字没有以前那么激烈，变得温吞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温吞 对作家来说不是个特别好的词。

笛安：但我觉得不坏。如果一个作家一直到中年，还是一个非常激昂、非常锋利的状态，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。生命的不同阶段，折射到文字，肯定有不一样的东西。

我在写作上的改变，主要在于对文字的审美。我现在觉得，有点刻意的表面文采是一个挺没意思的事情，我更在意小说内部空间的搭建。比如说写3000字，但这3000字之内，我想要体现一种复杂性，一种多声部合唱的感觉，这不是情绪和文字的表面宣泄就能够做到的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从20岁发表第一篇小说《姐姐的丛林》，到2023年就是20年了，有没有总结过自己的写作命题和风格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？

笛安：从来没想过。但我觉得，10年前出版的《龙城三部曲》（《西决》《东霓》《南音》）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。这是我读者面最广的一套书，也是写作生涯的一个标志，而且因为时代因素，可能在纸质书销量上也无法逾越。

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也是在写这三部小说的时候，我开始感觉到写作是一个艰难的事情。在这之前，写《告别天堂》也好，《芙蓉如面柳如眉》也好，没觉得写小说难，都是脑子里怎么想，让它出来就完了。

从这开始，我意识到没有人能靠直觉走一辈子，一定要有修炼内功的时候。我要沉下去去探索，尤其在方法论上，修炼自己的写作技巧，然后去建立处理虚构的个体经验，包括思考自己和写作之间的关系。在《龙城三部曲》之后，每隔几年，我觉得自己可能会在这样的探索上往前走那么一点点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是如何修炼的？

笛安：比如写《景恒街》的时候，我规定今天就写3000字，但要求在这3000字里说完ABC三件事，而且不能像大纲那样交代完就完了，而是要有序地提升叙事效率，得让人觉得这个文字是有弹性的，是有韵味的，是有嚼头的。

再比如，作家除了叙述的语言天分之

外，还需要恰到好处地处理一段故事里的视角切换和信息量。这500字里的信息量少一点，那下一个500字里就要多一些，而这1000字里要涵盖3个人的视角。如果把这些都处理好了，这1000字读起来就会有一种跌宕的节奏。当然具体的数字不一定，我只是举一个例子。如果把小说比作一个建筑物，它的内部空间结构，就是我这些年热衷探索的。

但是呢，到了《亲爱的蜂蜜》，我又想写随便一点，想到哪里写到哪里。想试试看如果我再像年轻时候那么随性，能写出来什么东西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现在的随性和20多岁时候的随性是一样的吗？

笛安：写作感受差不多，但写出来的作品不一样。比如在《亲爱的蜂蜜》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线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条线，是熊漠北不时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往事。他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，受惠于改革开放，在北京有一个还算体面的工作，前半生相对无风无浪，但也到了一个要讲人生况味的阶段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以新锐、叛逆著称的80后作家，现在开始讲人生况味了。

笛安：你看岁月多残忍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怎么看80后的前半生？

笛安：大熊猫这样的80后已经很幸运，但在回首自己的40年人生时，依然会有苍凉感，逝去的就是逝去的，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蜂蜜是大熊40岁的生命里照进来的一束光，但她长大后，这束光也会消失，因为蜂蜜也进入了那一个生命阶段。

今年夏天时，有一次我领着女儿在小区里，正好房产中介在发广告。她突然说，房子很贵的。这是他们同学间的讨论，小孩一般也是听大人说，于是我跟她讲，你才8岁，先不要考虑这个事。然后她又说，虽然她现在是小孩，可是长大后的生活是很艰难的。我当时真的一愣，第一，我给她的生活环境不敢说多优越，但也还不错；第二，我小时候的物质条件绝对没有那么好，但我七八岁时候跟大人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对话。

所以，就让小说结束在蜂蜜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吧。

除了少部分T恤是别人赠送给他的之外，大部分T恤都是他在世界各地的慈善商店（一种二手商店）购买的，1美元、1.99美元，最多不到5美元，如果超过5美元，他就很少购买。但是，他在杂志上的专栏开张后，很多日本读者跑到夏威夷那家村上经常逛的慈善商店，最终那里的T恤大幅涨价，这让他非常遗憾。

这样的T恤确实体现了某种审美趣味，却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时尚品牌，而是作家精挑细选的结果，是作家审美品位的象征。他最喜欢的一件T恤是黄色的，上面印着TONY TAKITANI，这看上去谁是一个人名，他完全搞不懂是谁，就对这个名字产生了好奇。后来，他就以这个人名为主人公，写了一部小说，还拍成了电影，一个美国人联系他，此时的TONY，已经是美国某地的议员了。

这就是T恤的故事。村上春树这一系列的专栏，都是先对T恤进行分类，比如《关于他的大学T恤》等，精心拍摄照片，发在时尚杂志上，而文章则是以T恤为线索，展现一段物质文化史。某一期的主题是和唱片店T恤有关，村上写的就是他逛那些店时发生的故事。

我们可以模仿他的口吻问一个问题：当村上春树谈T恤的时候，他在谈论什么？不是日本或者世界的服装业，也不是日本男人的穿衣指南，而是他本人的经历和趣味。就像他写跑步、威士忌和爵士乐一样，T恤作为一种物品，在他笔下仿佛有了某种灵性，他仿佛赋予了那些T恤以灵魂，和它们进行对话。

因为，这本书最终又是 非常村上，不管他是否愿意，人们仍然会关注物品本身。在成都，有村上粉丝团，聚会的时候播放村上的歌单，吃他的蛋糕，喝他喜欢的威士忌，现在人们又可以增加一点内容，复刻书中的T恤用作读书会的服装了。

这样的村上，可谓世界独一无二。每年诺贝尔奖他都陪跑，但是在过去十几年，又有谁像他一样真正影响读者的生活呢。他写那些酒，品牌产地和年份，一样都不会少；他写T恤也很细致，展现出它们作为物品或者商品的真实形态（书的封面那件T恤，清晰地印着可口可乐的标志），但是，这些细节最终赋予物品以特别的意义。

村上T，就象一下，读者念出这3个字，就已经展现出某种购买欲。T恤本来只是布料，只有和人、生命结合在一起，它才变成了文化。这可能就是村上春树的物质主义。他以自己的品味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。他的作品确实不是 反映世界，而是 精选世界。他是一个生活非常简练的人，摆脱了商品拜物教的控制，却把自己的读者，带入了商品的迷宮。

书评

村上春树的T恤

□ 张丰

村上春树现在几乎是一位和中国读者同步的作家。他2018年到2021年为一家时尚杂志写的关于T恤的专栏，在日本结集出版后，2022年年底就出了中文版。这本《村上T》努力维持了日语版的原貌，比如，村上春树在书中某个地方说，这一页缺一张图片，就放一件T恤，在中文版也保持了原来的设计。

日语版的书名是《我喜欢的T恤们》，更符合村上春树的意愿。中文版书名是《村上T》，更符合大家对村上的某种想象：强调某种独具特色的生活品位，就像他推崇的爵士乐和威士忌一样。这让这本书拿在手上有点像穿衣指南。

村上春树未必会喜欢这种拔高。书中有一篇写到他收藏但是永远不会穿的T恤，其实正是有他个人色彩的T恤。村上每有新书出版，出版社都会推出纪念T恤，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的出版机构，都会有这样的活动，供读者收藏，当然也会送他一件。但是，这些T恤他是绝对不会穿的，一是难为情，二是怕走在街上被人认出来。

村上喜欢T恤，就是因为他在不想在穿衣服上太花费时间。几十年来，他在夏天都是短袖T恤和短裤，再配上球鞋（坚持穿球鞋，是他保持少年感的法宝之一），就是为了方便。有些T恤设计得很好，但是因为不好搭配，他也很少穿。

书中展示了100多幅T恤的照片，看上去都很漂亮，但这些T恤其实都是 普通货。汽车厂家为了推广新车送给客户的，乐队演出时的纪念衫，还有书店、大学和酒吧设计的自己店铺的文创T恤，但是因为精心收藏，经过岁月洗礼，现在看来都很有味道了。

除了少部分T恤是别人赠送给他的之外，大部分T恤都是他在世界各地的慈善商店（一种二手商店）购买的，1美元、1.99美元，最多不到5美元，如果超过5美元，他就很少购买。但是，他在杂志上的专栏开张后，很多日本读者跑到夏威夷那家村上经常逛的慈善商店，最终那里的T恤大幅涨价，这让他非常遗憾。

这样的T恤确实体现了某种审美趣味，却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时尚品牌，而是作家精挑细选的结果，是作家审美品位的象征。他最喜欢的一件T恤是黄色的，上面印着TONY TAKITANI，这看上去谁是一个人名，他完全搞不懂是谁，就对这个名字产生了好奇。后来，他就以这个人名为主人公，写了一部小说，还拍成了电影，一个美国人联系他，此时的TONY，已经是美国某地的议员了。

这就是T恤的故事。村上春树这一系列的专栏，都是先对T恤进行分类，比如《关于他的大学T恤》等，精心拍摄照片，发在时尚杂志上，而文章则是以T恤为线索，展现一段物质文化史。某一期的主题是和唱片店T恤有关，村上写的就是他逛那些店时发生的故事。

我们可以模仿他的口吻问一个问题：当村上春树谈T恤的时候，他在谈论什么？不是日本或者世界的服装业，也不是日本男人的穿衣指南，而是他本人的经历和趣味。就像他写跑步、威士忌和爵士乐一样，T恤作为一种物品，在他笔下仿佛有了某种灵性，他仿佛赋予了那些T恤以灵魂，和它们进行对话。

因为，这本书最终又是 非常村上，不管他是否愿意，人们仍然会关注物品本身。在成都，有村上粉丝团，聚会的时候播放村上的歌单，吃他的蛋糕，喝他喜欢的威士忌，现在人们又可以增加一点内容，复刻书中的T恤用作读书会的服装了。

这样的村上，可谓世界独一无二。每年诺贝尔奖他都陪跑，但是在过去十几年，又有谁像他一样真正影响读者的生活呢。他写那些酒，品牌产地和年份，一样都不会少；他写T恤也很细致，展现出它们作为物品或者商品的真实形态（书的封面那件T恤，清晰地印着可口可乐的标志），但是，这些细节最终赋予物品以特别的意义。

村上T，就象一下，读者念出这3个字，就已经展现出某种购买欲。T恤本来只是布料，只有和人、生命结合在一起，它才变成了文化。这可能就是村上春树的物质主义。他以自己的品味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。他的作品确实不是 反映世界，而是 精选世界。他是一个生活非常简练的人，摆脱了商品拜物教的控制，却把自己的读者，带入了商品的迷宮。



□ 李桂杰

前有常书鸿，后有樊锦诗。作为敦煌莫高窟第二代守护者，原敦煌研究院院长、敦煌学专家、被誉为“大漠隐士”的段文杰先生，也留下了值得被铭记的敦煌往事。

他被敦煌改写人生，扎根大漠60载，一生构筑敦煌梦。曾临摹敦煌壁画360多幅，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，他代表了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。他潜心研究、弘扬敦煌学，使敦煌研究院真正成为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，改变了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国外的长期尴尬处境。

最近，一本由段文杰独子段兼善历时多年，通过翻阅大量文献、收集众多资料、整理父亲书信，写作而成《敦煌人

□ 成长

在群星璀璨的三国英雄中，东吴大将朱然的知名度并不算高。而且由于历史上有过擒关羽的事迹，朱然在后世演义小说中的形象也不太正面。《三国演义》甚至虚构他在夷陵之战中被赵云一枪刺死。然而，就在1700多年后，安徽马鞍山一座神秘大墓被打开。朱然，这位早已尘封于历史的三国将军，重返人们的视野。

马鞍山位于长江下游东岸，距离南京仅50多公里。这里有孙策渡江之地牛渚矶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马鞍山市雨山南面有一个小土冈，当地人称之为马营冈，相传曾是东吴军队牧马的场所。

1984年6月初，马鞍山市沪皖纺织联合开发公司扩建仓库，在这片小土冈上意外发现了一座砖室墓。考古人员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，发掘工作历时15天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这座大墓的墓主人身份很快便浮出水面，他就是三国东吴左大司马、右军师朱然。

在墓葬考古中，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是公众最为关心的事情，同时也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难关。朱然墓之所以能够被迅速破案，是因为墓中出土了写有朱然名字的字刺和木牍。

刺和牍是写有主人身份与姓名的竹木简牍，类似于现在的名片。谒稍宽，在西汉已经广泛使用，刺则开始流行于东汉至三国。当时的官吏、文士互相拜访，要先在门口将自己的名刺或名谒递给侍者通报，主人阅后，才决定是否接见，以及用

重返三国现场

朱然墓:三国名将递上名片

什么礼节接待。另一种情况是在庆贺、问疾等礼节交往中，拜访者将名刺或名谒置于礼品之中，以表心意，这又有些像现在的贺卡。谒使用场合较为正式，刺使用场合相对随意一些。

朱然墓出土14枚木刺、3枚木谒。木刺长约24.8厘米，宽3.4厘米，正面直行墨书“弟子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 丹杨朱然再拜 问起居 故鄣字义封 等字样，字体隶中带楷；木谒长约24.8厘米，宽9.8厘米，正面顶端中央墨书“谒 字 右起直行墨书 持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 字样。这些信息都与史书记载朱然的籍贯、官职契合。

据考古发现，在墓中放置木制名刺，可能是东吴时期流行的陪葬习俗，在湖北武昌郑丑墓、湖北鄂州史埠墓、江西南昌高荣墓均有木刺出土，而木谒则是朱然墓首次发现，同期北方的魏晋墓中则尚未发现。

朱然，字义封，丹阳故鄣（今浙江安吉）人，他的舅舅朱治早年跟随孙坚起兵，是东吴政权资历最老的巨僚之一。朱然原姓施，因过继给朱治而改姓朱，他从小与孙权同窗读书，关系十分亲密，最终官至左大司马、右军师，在东吴军界是仅次于陆逊的二号人物。朱然于赤乌十二年



贵族生活漆盘

（249年）去世，享年68岁，孙权力为之素服举哀。

朱然墓是一座前带阶梯形墓道的双室墓，坐北朝南，前室与后室之间不设通道，仅以墓壁相隔。前、后室中各放置一具黑漆棺木，因在地下埋葬已久，呈浅栗褐色，后室墓棺较大。推测前室为朱然一妻妾的棺木，后室为朱然棺木。

朱然墓受过盗墓者的盗扰，但依然保存了140多件随葬品，包括漆器、木器、青瓷、陶器和大量铜钱。其中漆器的数量相当多，约80多件，这批漆器基本上都是生活用品，如案、盘、盒、勺、桶、盒、壶、羽觞、凭几等。有的仍在现代生活中可见，比如漆榻就类似于大食堂吃饭



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

图片来源：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

所用的餐盘，方便将不同的食物分区盛放；有的则已经离我们的生活远去，比如凭几，则晋南北朝时期贵族都是席地而坐，坐累了就会倚靠在凭几上小憩，而在唐代以后，高背椅子开始广泛使用，凭几就被淘汰了。

朱然墓出土文物有4件因为极其名贵稀有，被列入我国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：漆木屐、贵族生活漆盘、彩绘季札挂剑图漆屐、犀皮黄口羽觞。

朱然墓出土有一对珍贵的漆木屐，纵8厘米，横20.5厘米，高0.3厘米，重50克。据文献记载，我国很早就有穿木屐的历史。《急就篇》颜师古注：屐者，以木为之，而施两齿，可以践泥。南方天气